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後傳  
第九十九回 水師營群雄定計 絕恩洞捉拿吳恩

詞曰：試問水歸何處，無言徹夜東流。滔滔不管古今愁。浪花如噴雪，新月似銀鉤。暗想當年富貴，掛錦帆直至揚州。風流人去幾千秋。兩行金線柳，依舊鎖江頭。話說那笑面閻羅張二虎，他獨自一人在船艙內吃酒，忽見從外面進來了一個小童兒，說：「我家主人來了。」張義連忙站起身來，抬頭一看來者之人，並不認識這位朋友。自己心中猜疑，說：「怪哉！」此人年有四十以外，身高七尺，面如古月，目似春星，兩道眉斜飛入鬢，準頭端正，滿口黑鬚鬚；身穿藍綢子大衫，腰繫涼帶，足下轉底官靴，手內拿著一柄折扇。一見張二虎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張二賢弟，我久仰大名，今幸相會，此乃三生有幸！」張二虎說：「小弟乃是被獲之人，多蒙兄台見愛，不知兄長尊姓大名？請道其詳。」那人說：「在下我姓何，名瑞，外號人稱混水猿。我乃是石平州正北何家窪人氏。前番同著我一箇外甥，名叫魯化；我有一個兒子，名叫何道明。我早有此心，欲要投奔大清營，去找王天寵、馬成龍等眾人。不料我們到此處，正遇他等眾位竟被妖人所擒，我是進退兩難。我有一個師弟，名叫張寶，他現在那吳恩手下充當水軍都會總。我投奔他去，想要設法救那大清營的幾位朋友，不想被那飛天大聖玉昆救去了。我在那張寶營中，他待我很念故舊之交，保舉我為糧台都會總。我雖是人在天地會之內，我的心實想投奔大清營。那王天寵被妖人拿住送在我這裡，是我把他救下了。我從囚犯營中將他替換出來，殺了一人，假充他之名。這現今還有一位白少將軍，我想要救他，尚未得其便。今既是你來，你我得便把妖道白練祖拿住，我再去勸說張寶，叫他歸降大清營。咱們二人先去盜他的那個迷魂旗來，再捉拿仁和教主。不然，那桿小黃旗子實然是厲害無比。」這張義一聽此言，連忙向前施禮，說：「原來是何大哥，小弟失敬了！既然兄長有這一份好心，你就把王大哥與白少將軍請來，你我四人共議此事，不知兄台意下如何？」這何瑞說道：「我已派人去請他二人，少刻就來。」正在談話之際，只見小白龍王天寵同定那過海銀龍白少將軍兩個人進來，張義連忙施禮，說：「王大哥，我久違二位兄長！自你別去後，並無回音，我時刻想念兄長。今在此處相逢，又是奇遇，真是小弟萬千之幸也！我今統帶合山之眾，並二十四島的水旱兩路人馬，前來助兄長一膀之力。」王天寵說：「好，有勞賢弟掛心！我給你引見引見，這位是白少將軍。」張義連忙施禮，說：「原來是白少將軍。我張義久仰威名，今得相會，實為三生之幸！」白勝祖見張義人品出眾，相貌不俗，心中甚是喜悅。二人情投意合。四位英雄正然敘禮，從外面進來二人：夜渡長江何道明、麵條魚魯化。兩位小英雄進來見了王天寵、白少將軍，連忙施禮，說：「二位叔父一向可好！」王天寵用手一指，說：「那是你張二叔，你們過去行禮。」這何道明與魯化二人過去行禮，說：「原來是張二叔，我二人有禮！」那張義連忙站起身來，說：「二位賢姪，休要行禮。」何瑞在旁邊說：「二弟不要攔著，你我乃知己之交，不必客套。他二人也給你磕的著頭，你若攔他們，倒是作虛了。」那何瑞是個精明強乾之人，這張義也和他說的到一處。王天寵說：「何大哥，你明日先去到張寶營中哨探機密，到那裡見機行事，可說則說，不可說則不必說。聽他的口中言詞，再作道理。張二弟，你先回營去，不可妄動。三日之內，必有人來給你送信。」張二虎說：「也好。既然是，我可要先回我的水師營中。你等大家千萬辦事要小心謹慎，不可洩露機關。」何瑞說：「賢弟，你不必囑咐，請放寬心。」張義立刻告辭，回歸自己營中去了。那何瑞等三人在船中安歇。

次日天明起來，早飯後，那何瑞坐上一隻船，來至張寶的船上，立刻有人通報進去。那張寶把何瑞接上船來，手下從人獻上茶來。何瑞說：「賢弟，你此時尚未到教主那裡請示軍需如何？」張寶說道：「教主爺今日一早上雲南府去催糧去了。此時這裡糧餉接濟不上，等幾日才能回來呢。那前營是高勝看守，後營是任山看守，派我護理中軍。」何瑞說：「我那營中還可以支三個月的糧，亦恐其後力不加。昨日三鼓之時，接了一個驚信，說楚雄府那裡地理教主袁治千因糧草接濟不上，全軍散了大半。神力王和伊哩布二人兩處的人馬合兵在一處，攻破了楚雄府。我心中甚是憂慮，你想此時應該如何辦理？此乃不祥之兆。據我看來，這天地會八卦教大事不久必敗，師弟你可早作準備才是！」張寶說：「師兄不必掛心，小弟我早已知曉，那吳恩定非成事之人。我想要保他，如得了大權之時，那時我把他推倒江心，大事豈不盡歸於小弟？師兄，你想這事體，到如今叫我也無可如何了。」那何瑞聞聽張寶之言，心中一想：「他乃誠實之人，說話並無謊言虛假之意。」他這才心神放下，說：「賢弟，你退去左右。」張寶說：「師兄，這左右都是我心腹之人，但說無妨。」何瑞說：「你何不棄暗投明，保那真主？不枉英名四海，威震乾坤；也不失封侯之位，顯達門庭。」張寶說：「師兄，你說此話，無奈並沒有引見之人，你叫如何能棄暗投明呢？」何瑞說道：「事不宜遲，你要依我的主意，今夜晚就行事，先殺了任山與高勝，破了竹子山的北山口，引穆將軍大軍進竹子山，捉住吳恩，這不是一件大功勞麼？」張寶說：「兄長，你說此話當真麼？」何瑞說：「賢弟，我焉能與你說謊言？此事千真萬真！」就把那王天寵和白少將軍定計之話述說了一遍。張寶說道：「好哇！你就是這樣作事？我還在夢中呢！既然如此，你先派他二人急速至大清營內送信，定於今夜晚三更時分，我與兄長在這裡等候他們接應。我統帶這一萬水師營兵丁，都是我的心腹之人，我說降，他等就降；我說反，他等就反，由我自便。」何瑞說：「師弟，你說的甚好。既是這樣，我可以放心，你我少時再談。」

何瑞站起身來，回到自己營中，請白少將軍、王天寵二人，述說方才之事，兩個人甚是喜悅。何瑞立刻派魯化與何道明二人撐兩隻小船兒，送白少將軍、王天寵二人回歸大清營中去了，定於今夜內三更時分前來接應。那何瑞自己在船艙內悶坐，用了晚戰飯。少時，何道明、魯化二人回來，進了船營。何瑞說：「何道明、魯化，你二人各穿水衣水靠，各帶隨身的兵刃，跟我到那中軍大營，護底你師叔張寶。定於今夜三更以後，官兵殺到，那時獻這竹子山的北山口。你我父子三人要立功作為出頭之日就在今朝。」魯化說道：「舅舅請放寬心。我二人仗著跟你老人家所練的水性，樣樣精通，不能落在賊人之下！」何瑞說：「很好。」立刻收拾停妥，三人撲奔張寶那裡去了。

不多時，已至營門以外。早有回事之人通稟進去。那張寶親身迎接出來，到了帳房屋中，四人落座吃茶。又講論些今夜之事。天已不早，少時擺上酒飯，四人用過了晚飯。魯化說：「我先去結果了任山，你們在此等候。」這魯化去不多時，把任山的首級提來，扔在船頭之上。聽了聽外面天交二鼓二點，那何瑞、張寶先把親隨諸將調齊，都下了一支密令：「如要是官兵到來，立起投降的號燈來！」正說著，忽聽信炮驚天，殺聲一片，正是穆將軍領全營大小三軍，大隊兵馬殺奔前來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回 捉妖人忠臣奏凱 滅邪教永慶升平

詩曰：著書非是為窮愁，豪曠應借造物游。

落筆漫驚風助陣，拋竿一任月盈舟。

午餐動並朝餐膳，夏日常備冬日裘。

何幸清貧無俗事，飽觀經史樂齋頭。

張寶等四人竟候官兵到來。天方到三鼓，穆將軍大隊已到。且說穆將軍自從王天寵、白少將軍把獻竹子山之故都稟明瞭，穆將

軍統領全軍大隊人馬，派馬成龍、李慶龍、馬夢太為前站先鋒，點齊了五千飛虎兵，派玉門、巴德哩為接應軍，派章偉保、韓三保、薩哩善、哈三保、白勝祖五人為左右翼，「如得了竹子山的北山口，進兵搶山，捉拿吳恩，算你等頭功！」白勝祖又告訴：「王天寵、張義二人起他那聚泉山的人馬來到，會合在一處，前去接應。」穆將軍亦甚喜悅，又派顧煥章知會張義、王天寵二人，就在那裡進兵。到二鼓以後，在竹子山聚齊，兩軍會合在一處，衝殺過去，那裡有何瑞等迎接，張寶把大環金絲寶刀奉還了馬成龍。賊人正在睡夢中，俱被官兵所殺。巡山太保高勝也死在亂軍之中。

天有五鼓之時，穆將軍得了竹子山的北山口，吩咐進兵，大隊人馬趁勢取了竹城，殺傷了無數的賊將。大戰了有半日工夫，有聚泉山的小白龍王天寵、笑面閻羅張二虎、顧煥章三人先搶了竹子山。這官兵四面圍住，生擒賊將十三員。各處搜查，就是不見八路都會總吳恩。

書中交待，這八路都會總吳恩，他聽見說那北山口失守，反了靜江太歲張寶，勾串大清營的諸將，約會他那裡大隊人馬，殺進竹子山來。自己望左右一看，並無一個保護之人。只聽外邊喊聲大震，殺聲連天。所派出去的戰將，全都被那大清營中之人捉去了，暗自心中說道：「我自統兵叛反大清國約數十年以來，不想我今朝落在這一個地步。我倘要被他們捉去，豈不被人恥笑於我？也不免有殺身之禍。莫若我趁此逃走，找一個僻靜之處，躲藏一時，候官兵去後，我再找一個清靜山谷，從此閉門思過，以了我平生之願也。」想罷，自己抽身出了逍遙閣，飛身上房。抬頭望前山一看，只見那些人馬如兵山一般相似，人頭滾滾，血流成河，殺聲不斷，金鼓大作。此時天已東方發亮，見大清營的人馬還是亂殺亂砍，山谷之中旌旗遍野。吳恩躡至後山，心內甚是驚慌，自己戰戰兢兢往前行走。慌不擇路，過了一道山澗，只見眼前一座山神廟。吳恩進了廟內，向上叩頭，祝念著說：「山神爺在上，保佑我今日逃脫此難，改日我給你老人家重修廟宇，燒香上供，從此我再也不敢作非禮之事了！」磕完了頭，平身站起來，自己心中一動，說：「不好！我得走，這裡不是我隱身之所，我走吧！」出了廟門，走了不遠，往西一看，見那邊有一座石洞，石碣之上有三個大字，是「絕恩洞」。心中甚是歡喜，伏身進了這座山洞。到了裡面一看，極其狹窄。「倘若官兵到此，把我堵在這裡，反為不美。」自己又一想：「這座山洞是絕恩洞，我名叫吳恩，與這『恩』字有犯，吾命該休矣！這裡不好，我還是走吧。」立刻往外就走。只見洞門以外有馬成龍、笑面閻羅張二虎、小白龍王天寵、賽報應顧煥章這四位英雄帶領五百親隨兵丁，說：「吳恩，你往哪裡逃走？還不過來受綁！」這吳恩嚇的魂不附體，竟被拿獲。

書中交待，只因這四位英雄到了竹子山內，各處搜查，並不見吳恩的下落。事出於無奈，將他手下小道童兒拿住一名。王天寵問這小道童兒：「吳恩他往哪裡去了？你說了實話，饒你去；你要不說實話，我就把你殺了！」年輕的小孩童，拿刀一嚇唬他，焉有不怕死之理乎？說了實話：「他往後山去了。你們眾位老爺趕去追拿，大概他走出也不能甚遠。」王天寵等一聽此言，將小童兒放了。馬成龍帶著五百名親隨人等，大家撲奔後山，追下去了。四位英雄過了後山，分為二路，派人往各處搜查。王天寵帶著謝祿、韓虎二人，分兵一半；張二虎、顧煥章也各分兵一半，在滿山遍野各處搜查。直找到後山一道大嶺下邊，有一道斷澗，靠著斷澗那邊有一個石洞，洞門緊閉。馬成龍來至臨近，見石碣之上有三個大字，是「絕恩洞」，心中一想：「這絕恩洞正應此兆，必是叛逆吳恩在內，此乃是上天助我等成此功也，除卻惡患。」用大旗一招，把張二虎、顧煥章那路的兵丁招來，合作一處，把絕恩洞圍的風雨不透。方要推洞門，只見吳恩從裡面出來，被馬成龍截住去路。事有湊巧，此時白少將軍等眾將，連朱天飛、侯化泰、張玉峰、玉門、巴德哩等也趕到，把吳恩圍上。吳恩知道事體不祥，想要逃走也來不及了。顧煥章施展點穴之法，把他治住了。大家上前把吳恩綁上，一同大眾回到竹子山。穆將軍查剿山寨已畢，大家把吳恩解至大帥營內。穆將軍吩咐：「把吳恩押上帳來！」兩旁人等一聲答應，把吳恩帶至大帳，他立而不跪。穆將軍審問了一番，他俱皆承認，供狀上畫了押，也並不往下多問，派人把他看守起來。復又抄出賊人十本總帳，上面都是起事造反的頭目人等，按著此帳，指名捉拿。不到半月工夫，把雲南治的一律肅清。神力王派人鎮守楚雄府，與穆將軍合奏明當今萬歲，捷報雲南省一律肅清，保奏各位英雄與眾位諸戰將的功勞，並屢次的勞績。當今康熙聖主老佛爺覽奏，龍心大悅，降下一道旨意：這逆首吳恩不必解進京內，就在雲南就地正法，凌遲處死，首級懸桿示眾，以盡國法。蔡文增、李法通盡處死本地，也不必解進京來。餘黨勿分首從，全行就地正法。

聖旨調神力王、穆將軍來京陛見。這聖旨一到，神力王設擺香案，望闕叩謝龍恩。讀旨已畢，穆將軍、神力王調來鄧龍，領一萬馬步官軍鎮守雲南地面，防護法場。神力王把一千人犯出斬已畢，與穆將軍二位大帥帶著水路戰船。一同合營眾將起程，浩浩蕩蕩，鞭敲金鑼響，齊唱凱歌聲。

在沿路之上秋毫無犯，由雲南起身，非止一日，這天到了京都彰儀門外，把營寨安好，派人到兵部投文。是日，神力王、穆將軍、伊哩布、屠海、蔡榮、汪平六位大帥，一同面聖，奏明在雲南所立功績諸將細冊，呈遞康熙老佛爺龍目觀看，心中大悅，賜筵三天，賞神力王免死金牌一面，賞了些綢緞尺頭等物；又賞了穆將軍世襲一等忠勇侯爵；汪平、伊哩布，均賞加三級；蔡榮、屠海，各封顯爵。過了兩天，召見馬成龍、白勝祖、顧煥章、馬夢太、李慶龍、朱天飛、侯化泰、王天寵、張廣太、歐陽善、諸葛吉、張玉峰、侯文、侯武等眾人，皇上召見這些人，全是能征慣戰之大將，龍心甚是喜悅。賞馬成龍奮勇巴圖魯名號，頭品花翎頂戴，補授雲南提督。白勝祖戰功卓著，智勇雙全，賞給世襲一等建威將軍。張廣太平賊有功，欽賜二品頂戴，補授四川提督。倭剋金布著記大功一次。馬夢太、李慶龍，欽加二品花翎頂戴，以總兵補用，遇缺題奏。朱天飛、侯化泰、王天寵，義勇可嘉，敕封義士名號，欽賜白銀一萬兩。張義所轄之兵，留雲南鎮守，按月由藩司支給錢糧；張義著賞給參將銜，以游擊補用。張玉峰、歐陽善、諸葛吉等，欽賜參將，遇缺題奏。所有隨營的戰將，各有升賞。兵丁賞食雙月錢糧。大家朝上謝恩。且說馬成龍住在天靈寺，次日拜望井泉館掌櫃的孫起廣，又派人順便把舅舅的靈柩由寧夏起回來，送往山東。馬成龍家中祭祀了祖塋，又到了四方鎮娶完了親事，帶著家眷往雲南接任去了。那馬成龍為人忠正，辦事勤能，把雲南治的路不拾遺，夜不閉戶，壽至八十二歲而終，子孫綿長，歷世書香。倭剋金布辭官不作，歸隱深山。朱天飛、侯化泰、王天寵三人，義氣相投，都歸三岔山，修真養性。那楊永安已死，楊永太也不願意作官，把兄長的靈柩安葬已畢，與紅鬃子馬杰，二人出家去了。王天寵結親之後，在三岔山務農為業。那張廣太接了家眷，就在四川上任。馬夢太補了京營副將。李慶龍、胡忠孝二人不願作官，告假歸家，教子養親。巴德哩已娶了餘碧環為妻。那張玉峰也回家養親，不願做官，娶妻杜氏。那芸娘也早就出了家，為尼僧去了，他悔過前非，因此修身養性，修行事後不提。那神力王自從平賊人以後，回家在府中靜養清福。

這才是：皇王有道家家樂，天地無私處處同。